

第二章 博之的內容外在論

我們的思想內容是由什麼因素決定的？是什麼樣的事實決定我是在想某事 a、而非另一件事 b？有什麼樣的標準可以來決定我的思想論述(mental discourse)——即關於我的心理狀態的報導或歸屬——是表達某一思想 p、而非思想 q？哲學傳統上一直有一種看法認為，這個問題可以透過說明思想者本身的種種條件來獲得一個完整的答案。從笛卡兒到上個世紀的行為主義、功能論，一些哲學家將注意力放在個別思想者的特徵上，試圖由此說明我們的心理現象。思想者的內省程度，或者行為傾向，或者某些內在狀態在刺激輸入與行為輸出之間的扮演的功能角色，或者大腦狀態，都曾經被認為是用來個別化我們的心理狀態及其內容的判準。博之將這種不涉及個體之外的社會脈絡或環境脈絡、完全以個體的條件來說明個體之心理現象的哲學立場，稱為「個體論」(individualism)。

博之認為個體論無法充分說明我們的心理現象，並舉出種種思想實驗來說明這點。他用好幾個思想實驗例證說，一個人有可能保持自己所有的物理歷史與非意向的心理現象（各種感覺、傾向），但此人的思想內容卻隨著一些外在因素的不同而發生改變。博之稱自己的立場為「反個體論」(anti-individualism)，而由於他主張一個體的心理內容至少部分是由個體之外的環境因素所決定的，這樣的立場一般又被稱為「外在論」。以下我們均以「外在論」簡稱博之的立場。

在博之的外在論立場中，決定一個體的思想內容的『外在因素』，包括了此個體身處的物理環境與社會脈絡，而由於博之在不同的時期分別強調這兩個因素，並且主張兩者可以被獨立看待(OB, p.155)¹，我們可將博之的外在論區分為「社會外在論」(social externalism)與「物理外在論」(physical externalism)兩個部分。下面分別說明兩種外在論。

¹ 'OB'是指 Burge, T.(1982), 'Other Bodies', in *The Twin Earth Chronicles: Twenty Years of Reflection on Hilary Putnam's "The Meaning of 'Meaning'"*, ed. by Andrew Pessin and Sanford Goldberg. Armonk, N.Y.: M.E. Sharpe, 1996.

第一節 心理內容的觀念

在說明博之的內容外在論之前，有必要先討論博之對於心理內容(mental content)觀念的看法。我們通常以名詞片語的形式，即所謂「內容子句」(content clause；英文文法中的 *that* 子句)表達心理狀態或事件的內容。比方說「凱元相信說(*that*)新竹的天氣很好」這句話，表達了凱元的一個心理狀態——相信——與這個狀態所具有的內容：新竹的天氣很好。在「相信說_____」的空格中填入的語句，表達相應的心理內容，也就是人們在認知活動中具備的主觀認知資訊。由於內容子句是在表徵認知活動中的主觀面向，子句中的個別語詞通常不能用外延上等值的語詞代換。例如，雖然內容子句中的「新竹」是指清華大學座落的縣市，但我們不能以「清華大學座落的縣市」這個陳述來取代「新竹」一詞。因為凱元可能不相信清華大學在新竹這個地方，如此的代換會讓原本為真的信念，變成一個假信念。

一內容子句中某一語詞的作用如果不能以外延相同的語詞加以代換，博之就稱這個語詞在子句中是曲折出現的(*oblique occurrence*)²。相反的，一內容子句中的語詞如果可以自由地以外延相同的語詞加以代換，那這個語詞就是非曲折的出現(*nonoblique occurrence*)或穿透性的出現(*transparent occurrence*)。這兩種有不同出現方式的內容子句，表達了兩種歸屬心理態度的方式：*de dicto* 與 *de re* 態度³。關於 *de dicto* 與 *de re* 心理態度的區分，一般來說是取決於我們在歸屬關於某物的心理態度時，是否能自由地代換內容子句中關於該對象的陳述。如果能夠以其他關於該對象的陳述，自由地代換原本出現於內容子句中的語詞或語句，那麼這種心理歸屬就是 *de re* 的，亦即關於事物(*res*)的心理歸屬。反之，此心理歸屬就是 *de dicto* 的，亦即關於一言說之表達（命題）的心理歸屬⁴。舉例來說，

² Burge, T. (1979), 'Individualism and the Mental', in *Externalism and Self-Knowledge*, ed. by Peter Ludlow and Norah Martin. Stanford, California: CSLI Publications, 1998, pp.24-25. 以下簡稱'IM'。

³由於 *de dicto/de re* 態度很難翻譯，為免理解上的困擾，我們在本章的行文中保持原文的形貌，以利分辨。對兩種心理態度的詳細區分，見 Burge, T. (1977), 'Belief De Re',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 74, No. 6. (Jun., 1977), pp. 338-362. 以下簡稱'BDR'。

⁴然而，博之認為所謂的「替代性判準」無法準確的區分出 *de re* 與 *de dicto* 的心理態度；因為有些心理歸屬表面上無法以關於對象的其他陳述所替代，但是仍是 *de re* 的。例如在一個特定的時空脈絡中，我們歸屬凱元一個心理狀態：「凱元相信說，在角落那裡的人是一個間諜」。在這樣的心理歸屬中，由於凱元的認知有限，我們會拒絕將「在角落那裡的人」做無限制的代換；例如被「在角落那裡的人」所指稱的人是出生於 1970 年的男人，但由於凱元並不相信這點，我們不能以「那個 1970 年出生的男子」來取代「在角落那裡的人」一語。然而，在這樣的歸屬中，我們是將凱元以一脈絡性的、非完全概念化的方式，關連到「在角落那裡的人」在當下脈絡中所指稱

(1). 凱元相信說，新竹的天氣很好。

(2). 關於新竹，凱元相信當地的天氣很好。

(1).是 *de dicto* 心理狀態，而(2).是 *de re* 心理狀態，(2).之中「新竹」一語可以自由地代換指涉新竹的陳述，而不改變心理歸屬的真值。

以博之對心理內容觀念的分析來說，*de re* 的心理態度，就是由一個包含非曲折出現的語詞的內容子句所表達的態度；*de dicto* 的心理態度，就是由一個全都是曲折出現語詞的內容子句所表達的態度。通常前者的功用並不在於刻畫思想者的心理內容，而在於描述性地表明思想者與某事物之間的脈絡關係；而後者則主在刻畫思想者的心理內容，指出某事物在思想者主觀的看法來說有怎麼樣的認知資訊。博之認為，*de re* 與 *de dicto* 態度的區分，表明兩種不同的認知方式，而在認知的意義下，*de re* 態度比起 *de dicto* 態度要來的根本(BDR, p.339)。以信念為例，歸屬 *de re* 信念，比方說「關於屋頂上的那隻貓，凱元相信自己看到牠在屋頂上」，就是以一種非概念的、脈絡性的關係，將思想者與該信念所關乎的事物關連起來。在此「非概念的」關係的意思並非是指，在信念中不包含關於該對象的概念，而是指思想者與對象之間的關係，並不完全是概念性的。以上述的知覺信念來說，知覺上的因果接觸並沒有出現在 *de re* 信念的內容中，但是這個獨立於概念應用的成分對 *de re* 信念來說是本質性的(BDR, pp.346-347)。

博之指出，假設一思想者根本不具有 *de re* 態度，那麼我們就不會認為他在使用或理解語言、也不會歸屬他任何命題態度。以小孩學說話來說，小孩應用與理解的第一句話總是關乎到他直接可接觸到的環境；如果小孩從來沒有聽過一些應用到環境中的語句，且這些語句的真值會在相對短暫的時間中發生改變，那麼很難想像說小孩會獲得一獨立確定的參考項，把他聽到的聲音和特定的東西關連起來——亦即小孩無法辨別一語句的應用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是正確或錯誤的，不能掌握該語句的真值條件(BDR, p.347)。博之認為，小孩在理解這些聲音的過程中所獲得的態度，都是 *de re* 的。類似的，如果一個體要被認為具有命題思想，他就必須表明他具有這種能力，能將他的思想與思想所關乎的對象關連起來。在這個意義下，我們所有 *de dicto* 態度的歸屬，都預設了 *de re* 態度的歸屬。(BDR,

的個體。在此，「在角落那裡的人」一方面刻畫凱元的認知概念，一方面要挑選出相干的個體。依照博之的區分，這樣的信念歸屬要被劃分為 *de re* 信念而非 *de dicto* 信念。見(BDR, p.341)

p.348)需要說明的是，這裡的「預設」一詞，指的是說話者要能理解他所使用的單稱詞是應用到某些東西上面的，或者是他能夠將某些述詞應用到他經驗到的對象或事件上，而非他必須理解某些包含索引詞的語句（亦即不需知道該語詞實際上應用到什麼樣東西，才能被歸屬相應的 *de dicto* 態度）⁵。

總的說來，博之認為，*de dicto* 態度的歸屬，是我們描繪與掌握一個人心理狀態、並藉此解釋與預測一個人理性行動的主要方法。在認知上，*de dicto* 的態度預設了 *de re* 的態度，但兩者有著實質的不同。

第二節 社會外在論

心理內容的個體論認為，我們可以完全用關於一個體本身條件的說明、而不涉及個體之外的其他因素，來決定出個體種種的心理內容。柏拉圖、笛卡兒與羅素等人主張某種形式的內（外）省論(intro-(or extro-)spectionist)，認為一個人與自己的思想內容的關係，是一種直接、立即的經驗。簡單來說，一個人在想些什麼，就看他心中發生或顯現了什麼東西，並且看他對這些東西的理解能力與內在傾向為何。功能論則認為，可以完全透過說明個體的刺激輸入與行為輸出之間的關係，以及個體之內在傾向與內在狀態，決定出個體的心理內容為何。不同的內容可以用在個體的行動系統中扮演不同功能角色或因果角色的內在狀態或傾向，來加以說明。

然而博之指出，一個人有可能保有一切的物理-生化歷史，以及各種非意向的內在狀態與功能狀態，但是此人的心理內容因為此人之外的其他因素的變化而發生改變。如果這個可能性為真，那麼個體論的假設必定是錯誤的。博之用一個思想實驗顯示出這樣的可能性，他要求我們作如下的設想：

1. 設想一個人 P 有關節炎而且具有許多關於關節炎的正確想法(好比說他相信他的膝蓋有關節炎、已經一年多了...等)，唯錯誤地認為關節炎不

⁵ 這是說，一個人要具有某些 *de dicto* 態度，例如以「我相信聖誕老人穿紅衣服」這句話所表達的信念，只需要他理解說「聖誕老人」可能會應用到某些東西上的，而「穿紅衣」這個述詞可以應用到「聖誕老人」所指稱的對象上。這不需要說，一個人要能夠明白「那是聖誕老人」一語的意思，亦即以索引的方式比較「聖誕老人」此符號與對象之間的關係，來知道「聖誕老人」實際指到什麼樣的事物，此人才算做是具有語意能力，才能被歸屬這樣的命題態度。

只發生在關節處，並認為自己的大腿上真的發生了關節炎（從膝蓋「擴散」出去）。這個人向醫生 D 報告他的情況說「我擔心我的大腿有關節炎」，但醫生跟他說大腿並不會有關節炎，於是 P 就放棄了他的觀點。

2. 設想一個與事實相反的情況：有一個與 P 具有同樣物理歷史與非意向的心理現象的病人 P'，保持 P 所具有的一切心理傾向（包括內省、種種感覺等等），向醫生 D'報告同樣的想法：「我擔心我的大腿有關節炎」。然而在 P'的語言社群中「關節炎」（以下用「關節炎*」與關節炎*來表示這個語詞與相應的概念）一詞按照慣例是固定地應用到多種類風濕的病痛上，包括 P'的大腿病痛也是一種關節炎，所以醫生 D'並未糾正 P'的報導。
3. 博之在最後一個階段提出對於上述與事實相反情況的詮釋。他認為我們可以很合理的設想說，在與事實相反的情況裡，病人 P'沒有 P 所具有的心理態度。因為相反的情況中，P'使用的「關節炎」一詞在定義與外延上，和實際情況都不相同，我們無法將任何包含曲折出現的「關節炎」的內容子句，歸屬給 P'。(IM, pp.26-29)

使得兩人心理內容有所不同之處來自何方呢？博之主張，來自於兩病人的「外面」：兩病人所處的不同社會脈絡⁶。不過「社會脈絡」一語稍嫌模糊與抽象，需要進一步的分析。在思想實驗的前兩個階段中，我們設想兩人具有一定的語言能力，以及相同的生理狀況與心理傾向。明顯讓我們認為兩人產生差異之處，就是兩人向各自的醫生報導自己的態度後，由於醫生們的反應不同而產生了不同的心理態度與不同的推理方式⁷。病人 P 修正了自己的信念並放棄憂慮的態度，而

6 這個思想實驗明確地顯示出，語言社群的用語習慣影響了社群成員 *de dicto* 態度的歸屬，按博之的看法，這決定了說話者有著什麼樣的概念與心理內容。問題是，社會脈絡是否也會影響 *de re* 態度的歸屬呢？*De re* 態度中包含著部分非概念化的內容（例如思想者與思想對象之間的脈絡或因果關係），這樣的態度是否不會因為社會脈絡而有所不同，使得博之的思想實驗在這樣心理歸屬情況中不成立呢？筆者認為不會。在這個思想實驗中，如果要以 *de re* 態度的方式歸屬病人 P 或 P'心理狀態，那麼可寫為「關於關節炎（關節炎*），P（P'）相信他的腿上有那種病症」。由於關節炎並非一種自然種類，而是由（醫學）社群所界定出來的病症，「關節炎」一詞到底指什麼，仍是由思想者所身處的社會脈絡所決定出來的。這顯示出，社會脈絡也會影響 *de re* 態度的歸屬。

筆者感謝口試委員吳瑞媛老師提出這個問題，並感謝口試委員方萬全老師對此問題的提示。
7 或許有人會反駁說，關於 P 與 P'兩人的物理與心理歷史要包括兩人與醫生的互動方式，這樣的話兩人就不能被說成是具有同樣的條件了。這種反對其實無損博之的論點。我們可以想像第二步中，「關節炎」一詞在社群的用法中包含了類風濕的病症，但醫生 D'反應與實際情況中的醫生 D

P'認為自己的大腿上發生了關節炎*。兩人都自然地調整自己使用「關節炎」\「關節炎*」(以及這些語詞所表達之概念)的方式,與醫生們保持一致:他們都傾向將醫生們使用「關節炎」\「關節炎*」一語的方式當作這些語詞的正確性標準,而醫生也是用這種標準來詮釋他們的話語、進行相干的推理。我們可以說,博之所謂的「社會脈絡」就是指,隱含在說話者的互動之中的這種廣泛的調整與合作關係⁸。

另一方面,這個思想實驗也顯示出一種可能性:我們有可能根據思想者的表述將某些心理狀態或事件歸屬給他,不過其內容卻包括一個思想者一知半解(incompletely understand)的概念。博之以不少例子指出,一般而言,說話者有很多詞彙、甚至一般性的詞彙,是說話者某程度上誤會的。比方說外行人使用專門的術語,例如一般人以為含有雜質的水也可以叫做「H₂O」;我們熟悉某個字的用法但常常形成錯誤的信念,例如我們會到西餐廳點沙朗牛排、向肉販買沙朗牛排,但以爲「沙朗牛排」是指牛屁股上的肉;或者一般人知道色彩詞彙的標準範例,但卻常常用錯這些詞彙,好比說一般人都知道「紅色」的標準範例是消防栓的顏色,但在應用「紅色」一詞的時候往往超過紅色的邊際案例(例如說「玫瑰是紅色的」)。

在此,所謂的「一知半解」需要作一些澄清:一般的說話者相對於真正熟知(mastered)這些語詞與概念正確用法的人,例如專家、從業者,是相對地無知或容易產生錯誤的信念。博之指出,「一知半解」的情況在我們平常的語言表述的情況中,是通常且正常的(IM, p.35)。而一個人在精通熟練一個語詞或概念之前(相較於其他說話者的使用標準),就已經在使用這些語詞或概念,而這樣的使用一般不會妨礙我們以包含相干語詞的內容子句,歸屬相應的概念給他。思想實驗的成立訴諸一個直覺是:即便一個說話者的言語行為無法表現出某些語詞的(完全)正確運用,他的錯誤或一知半解也不是「社會性地不可接受的」,使得我們無法以字面意義來詮釋他的話語,而需要以其他的條件重新詮釋(reinterpret)

一模一樣,以確保兩種情況的細節相吻合。然而我們的直覺會是:病人 P'的關節炎*信念是正確的,但醫生 D'的信念卻是錯的。因為, D'若發覺專家社群的用法為何,也一定會調整自己用法。⁸ 博之不只認為只有專家社群才能扮演提供語詞正確性標準的社會角色。其他的思想實驗與例子顯示出,正常的說話者通常也會接受社群中的其他說話者根據社群常規(convention)所提出的糾正。這種情況其實很常見。當我們聽到我們認為是奇怪或錯誤的語詞用法(比方說:「只有白色的天鵝才叫「天鵝」。」)而提出糾正時,其理由通常都是「因為沒有人這樣用」。

說話者的話語、歸屬他一些有別於一般人的概念。

博之指出，只要主體在他語言的相干部分能夠達到一定的、融貫的語言能力，並且（隱含地）被認為對於社群的常規有某種一般性的責任感(responsibility)，我們就會有某種慣性(inertia)，根據主體所使用的表述，決定出歸屬給他的心理內容。(IM, p.77)博之認為這種「慣性力量」(inertial force)的社會優點是無庸置疑的：

符號表達是有關人們思想與意圖的複雜資訊的主要來源。這些資訊不僅對解釋與預測行為是必要的，對於人們之間的許多合作事業。以及我們對他人的二手資訊的依賴，也是必要的。以約定俗成的方式來詮釋的語詞，就像普通的硬幣，具有相對穩定的流通性；這種特徵對於達到心理歸屬的目的來說，是決定性的。一旦說話者之間可以被認為全面同意了一種公共標準，人們就會產生一種偏好(bias)，習慣從字面意義來理解其他人的話語，並且避免特設假說式(ad hoc)的重新詮釋。(IM, p.80)



第三節 物理外在論

除了社會脈絡之外，博之認為說話者身處的物理環境也是決定其心理內容的一個外在因素。在討論博之的物理外在論之前，必須要先指出，博之的外在論觀點相近於另一位哲學家普特南(Hilary Putnam)所提出的外在論⁹，甚至兩人所使用的思想實驗形式也都一致。由於兩人的論證方式以及關於外在論的結論相近，許多人以為博之與普特南具有相同的外在論立場，並且以這種看法對兩人提出共同的批評¹⁰。然而，博之的外在論立場與普特南有著實質上的不同，釐清這些差異將有助於我們理解博之的外在論（尤其是物理外在論），並且避免掉許多不必要的誤解與批評。下面我們將透過對比兩人的論點，來理解博之的物理外在論。本節我們先陳述普特南的觀點。

⁹ Putnam, H. (1975), 'The Meaning of 'Meaning'', in *The Twin Earth Chronicles: Twenty Years of Reflection on Hilary Putnam's "The Meaning of 'Meaning'"*, ed. by Andrew Pessin and Sanford Goldberg. Armonk, N.Y.: M.E. Sharpe, 1996. 以下簡稱'MM'。

¹⁰ 例如 Donald Davidson(1987, 1990), Michael McKinsey (1991), Akeel Bilgrami(1992)等。下面兩章我們會仔細討論 Davidson 與 McKinsey 的批評。

不同於博之關心如何決定一思想者的心理內容為何，普特南關心的是如何決定一說話者的語言意義。然而，由於博之認為語言表述是我們做出心理歸屬的首要方式，在假設語言直接反映思想這個前提下，個別化語言意義的方式，可以說就是個別化心理內容的方式。普特南指出，傳統的意義理論有著兩個假設。第一個假設是，傳統的意義理論將語詞的意義區分為內涵(intension)與外延(extension)兩個面向。「外延」指的是說話者使用一語詞所意指的事物或事物集合，而「內涵」則是指說話者以該語詞所表達的概念。一說話者理解一語詞時，就是在主觀上掌握了相應的概念——以普特南的話來說，就是說話者處於某種特定的心理狀態。傳統的意義理論的第二個假設是，語詞的內涵決定了語詞的外延，也就是說內涵的相同蘊含了外延的相同。以普特南的話來說，這是指如果兩個說話者以同樣的方式理解某一語詞，也就是處於相同的心理狀態時，該語詞不可能有不同的指涉對象(MM, pp.5-6)。

普特南指出，傳統哲學家，如笛卡兒，在說明何為心理狀態時，做了一個方法學唯我論(methodological solipsism)的假定：假定任何心理狀態，除了該狀態被歸屬的主體外不預設任何其他個體的存在（在笛卡兒的模型中，一主體處於一心理狀態甚至可以不預設主體的身體存在，亦即主體以無形體的方式處於一心理狀態，在邏輯上是可能的）。以『嫉妒』這種心理態度為例，普特南認為一般而言，一個人 X 嫉妒 Y 涵衍 Y 的存在，而 X 嫉妒 Y 在乎 Z 則涵衍了 Y 和 Z 的存在（一般而言，當然兩種狀態都涵衍 X 的存在）。但是方法學上的唯我論者，容許將『嫉妒』重構為 X 可以嫉妒自己的幻覺或者想像的虛構物，在這個意義下，X 嫉妒 Y 就只涵衍了 X 的存在。Putnam 稱方法學唯我論所假設的心理狀態為「狹義心理狀態」，稱與此相反的一般心理狀態為「廣義心理狀態」(MM, p.7)。

根據這樣的區分，加上傳統意義理論的兩個假設，我們可以得出說傳統意義理論主張，一個人知道或掌握一語詞的意義，就是處於一種特定的狹義心理狀態，而且不可能有兩個人處於相同的狹義心理狀態，卻以此一語詞指涉不同的對象。然而普特南以一個思想實驗指出，有可能兩個人處於相同的心理狀態，卻以一語詞指涉不同的事物。如果思想實驗成立，那麼傳統意義理論必定是錯誤的。普特南要求我們做如下的設想：

假設有一個稱作雙生地球(twin earth)的可能世界，在這個地球上，所有的東

西都和實際世界中的地球相同，只除了說實際地球上常見的水在雙生地球上的對應物（以下簡稱「雙生水」），具有與水完全不同的化學結構，好比說是 XYZ。除此之外，水與雙生水在外表上看來一模一樣，甚至嚐起來的味道、解渴的效果也相同。假設在實際的地球上有一個人 O，而雙生地球上有一個與 O 在物理、生化方面完全相同的對應人 O'，兩人使用著同一種形式的語言（這裡假設是中文）。帕特南主張，由於 O 與 O' 是「分子對分子」上的等同，所以兩人所具有的心理狀態必定相同(MM, p.13)。所以，對於 O 以及 O' 來說，他們對同一個語詞形式「水」在認知上所具有的（狹義）心理狀態會一模一樣：認為這個字指的是解渴的、無色無味的液體....等。在這樣的設想中，直覺上我們會認為，雖然 O 和 O' 在理解「水」這個字時具有同樣的心理狀態，但是當他們指著當地的水（雙生水）說「那是水」時，他們是意指不同的東西（H₂O 與 XYZ 的不同）。更進一步來說，即便兩個地球目前的時間都處於化學還未發展的 1750 年，兩人對於「水」的理解還不具備關於 H₂O 與 XYZ 的化學知識，「水」這個字的外延在兩個地球上仍是不同。

思想實驗告訴我們，說話者使用一語詞指涉什麼東西，不能完全以說話者個人對該語詞的理解（亦即處於何種狹義心理狀態）來決定，而是要取決於說話者所身處的環境與事物的性質。問題是，說話者的語詞的外延又如何被決定出來呢？普特南認為當我們要說明我們用一個自然種類語詞(natural kind term)一例如「水」、「老虎」一意指為何的時候，通常有兩種方式。第一種方式是給出一個例證定義(ostensive definition)，以「水」為例，給出「水」的例證定義就是指著水說：「這是水」或「那是水」。第二種方式是給出一個關於「水」指涉何物的描述，比方說「「水」是指透明無色的液體」、「「水」是指喝起來沒有味道的液體」。一個自然種類語詞的描述通常都會包含一個關於水的定見(stereotype)。定見是一組標準描述，描述一自然種類的典型特徵或判準（如果某物是某種自然種類，它必須要具備的必要條件）。以「水」為例，關於水的定見通常會包含「無色無味」、「清涼解渴」、「有三態變化」、「常溫下為液體」...等等。

普特南認為，在決定語詞的意義（外延）上，第一種方式比起第二種方式來得具決定性。普特南認為，當我指著眼前的一杯水說：「那是水」時，我已經做出了某種經驗假設，假設說如果有任何可能的東西可以叫做「水」，那麼它一定

要和我眼前的這杯水是同樣的液體。按照這樣的假設，當我們以索引的方式指出「水」的例證定義時，「水」這個字必然地指稱水。由於雙生地球上的雙生水不同於水，所以「水」並不指稱雙生水。相對的，如果我們以給出定見的描述來說明「水」的意義，由於雙生水滿足水的一般定見描述，「水」就會指稱到雙生水。這顯示出，思想者對一語詞的描述無法在所有可能世界中確定出(fixed)「水」的外延為何。

普特南使用一個類似哲學家克里奇(Saul Kripke)所主張的指涉因果理論¹¹，認為自然種類語詞具有索引性(indexicality)與嚴格性(rigidity)。他認為，當我們給出「水」的例證定義時，「水」的意義就包括了「與這裡處處¹²的水有著某種相似性關係的東西」(MM, p.19)這樣的索引性成分。而由於在任何可能世界中，一物要能夠成為水，它就必須和實際世界中的水具有同樣的液體關係，這種例證定義就蘊含了「水」在所有可能世界中都指稱相同的液體。

第四節 博之論物理外在論



博之相當同意帕特南的物理外在論結論，認為事物的性質以及我們與環境之間的互動，是決定語詞意義的因素之一。由於心理歸屬表達了我們的心理狀態與內容，在內容子句包含自然種類語詞的情況中，我們也可以說心理內容部分是由物理環境所決定的。然而博之指出，帕特南雖然想藉由雙生地球的思想實驗指出傳統意義理論中個體論（方法學唯我論）的錯誤，但是他的論證卻為個體論留下餘地(IM, pp.30-31, 注 2; OB, p.156)¹³。帕特南試圖指出一語詞的意義並非完全由個

¹¹ 哲學家克里奇指出，我們使用專名的方式顯示出，無論我們對專名之指稱的描述或理解為何，在所有可能世界中，如果一專名的指稱對象存在，此名稱就指稱該對象。在這個意義下，專名在所有可能世界都指涉同樣的對象（亦即必然地指涉同樣的對象）；按克里奇的用法，專名是一嚴格指示詞(rigid designator)，具有嚴格性。克里奇發揮對專名的分析與可能世界的觀念，指出自然種類名稱，像是「黃金」、「熱」等也具有嚴格性。見 Kripke, S. (1980), *Naming and Necessi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帕特南接受克里奇的看法，但認為自然種類名稱的引入過程讓它們也具有一種隱而不顯的索引性成分。

¹² 底線標出原作者以斜體字所強調的部分。

¹³ 'OB'是指 Burge, T.(1982), 'Other Bodies', in *The Twin Earth Chronicles: Twenty Years of Reflection on Hilary Putnam's "The Meaning of 'Meaning'"*, ed. by Andrew Pessin and Sanford Goldberg. Armonk, N.Y.: M.E. Sharpe.

體的狹義心理狀態所決定，而是由個體與環境之間的關係（廣義心理狀態）所決定。然而他的論證卻暗示了說，我們可能用某個方式在個體的心理狀態中，劃分出主觀的心理面向，與關於外在事物的面向。

博之將帕特南對廣義\狹義心理狀態的區分，理解為 *de re* 與 *de dicto* 狀態的區分。按照帕特南對狹義心理狀態的理解，狹義心理狀態是「不預設主體之外的個體的存在」的狀態；而就帕特南舉出的嫉妒例子來說，這裡的「預設」之意似乎是指「邏輯上的涵衍關係」(logically entailment)。按照這樣的詮釋，我們可以說一個體處於一狹義心理狀態，就是指表達此心理狀態的內容子句，不能做出存在推廣(existential generalization)，而且此態度也不是 *de re* 的。這是說我們不能從「凱元嫉妒說，獻儀比他高」的歸屬，直接在邏輯上推論出「存在一個人，而且她是獻儀」命題，也不能將這個歸屬理解成「關於獻儀，凱元嫉妒她比他高」。相對的，廣義心理狀態就是 *de re* 的心理狀態，是部分以主體與對象之間的關係所描繪的心理態度，涵衍了主體之外的對象的存在(OB, p.149-150)。

帕特南的雙生地球實驗設想說，由於 O 與 O'兩人在物理方面完全等同，所以他們在使用同一個語詞形式「水」時，具有相同的 *de dicto*（狹義）心理狀態，然而兩人的語詞卻應用到不同的事物上，表徵不同的 *de re*（廣義）心理狀態。如此使得普特南主張，*de dicto* 的心理狀態沒有確定出說話者使用一語詞意指何物，而是 *de re* 的心理狀態—說話者與事物之間的關係—決定出了語詞的外延。然而博之爭論說，普特南有成功的顯示出 *de dicto* 心理狀態沒有確定出語詞的外延嗎？

博之指出，帕特南的論證忽略了決定心理內容的另一個外在因素：說話者所身處的社群。根據之前討論過的社會外在論，說話者所隸屬的語言社群的用字標準一旦發生變化，說話者的 *de dicto* 心理內容也隨之改變。在地球上，當 O 指著水說「那是水」時，O 除了是以索引的方式來使用「水」這個語詞之外，也是以符合社群所接受的標準來使用「水」。O 的社群顯然只將「水」應用到水上面，我們可以肯定 O 以「水」所表達的概念，也只應用到水上面。類似的，在雙生地球上，當 O'順應他的社群標準來使用「(雙生)水」一詞時，O'表達了雙生水概念。博之論證說，社會脈絡的影響，讓我們沒有理由說思想實驗中，O 與 O'兩人具有相同的 *de dicto* 心理狀態。由於 O 與 O'兩人隸屬不同的語言社群，兩

人具有不同的心理內容，應用到不同的事物上。

普特南之所以會認為只有 *de re* 態度、而非 *de dicto* 態度決定出語詞的意義，是因為他認為自然種類語詞都具有索引性的成分。如果「水」的意義包含一個意思是：「「水」是指與這裡處處的液體（或我們稱之「水」的液體）具有相同液體關係的東西」，那麼以包含「水」的內容子句所歸屬的心理態度，就都是 *de re* 態度。而普特南之所以認為「水」是索引的，部分是因為克里奇的因果指涉理論。在克里奇對專名的分析中，專名通常是索引的被引入使用（例如在命名儀式中，指著某人說：「他的名字叫「凱元」，以此命名這個人），並且依據使用者之間的因果互動關係而傳遞出去。克里奇並且顯示出，在所有虛擬的可能情況中，我們使用專名的方式，總是意圖依照指涉的因果鍊來指稱被命名的對象，而不意圖指稱滿足特定描述（這些描述通常與專名的引入相連）的對象。專名因此是個嚴格指示詞。普特南似乎認為自然種類語詞和專名的用法相當，並設想自然種類語詞的引入與使用方式，可以用克里奇的因果指涉來說明(MM, p.29)。

問題是，「水」一定具有索引性嗎？博之指出，普特南主張「水」具有索引性，是因為普特南將索引性等同為嚴格性（由於「水」是索引的被使用，因而具有嚴格性）。(OB, p.148)普特南這麼做一方面似乎是以「水」被引入的方式來說明「水」的外延如何被固定住。在另一方面，自然種類語詞在引介給使用者的時候，或者在固定指涉的過程中，似乎總是會包含索引詞。比如說我們指著一杯水說「那是水」來教小孩認識「水」這個字，或者說科學家在命名物種的時候（「我稱這種動物叫做「袋鼠」」）。

然而，語詞一定要是索引的，才能是嚴格的嗎？博之指出答案是否定的；描述性、語法性的名稱，具有嚴格性同時並非索引的(*Ibid.*)。例如，我們可以以純描述性的方式，引入' H_2O '這個語詞，指稱所有可能世界中的水。這個例子也可以顯示出，索引性對於自然種類語詞來說，並非必要條件。我們可以使用非索引的描述性語詞，來引入具有嚴格性的自然種類語詞。因此，普特南認為自然種類語詞總是帶有索引性成分，使得包含自然種類語詞所給出的心理歸屬總是表達 *de re* 態度（廣義心理狀態）的主張，並不可信。

博之指出，雙生地球的思想實驗想要論證，個別化一個說話者使用的某一自然種類語詞的意義，要涉及說話者 *de re* 的心理狀態，因此必定要涉及說話者之

外的事物與環境。但是普特南並沒有注意到，個別化說話者相干的 *de dicto* 心理態度，也涉及了說話者之外的事物：其他的人或者事物的性質。根據博之對 *de dicto* 與 *de re* 態度在認知上的區分，要說一個人具有何種 *de dicto* 態度，就要看這個人是否能表現某些語意的能力，能將他的思想與思想的對象(*de re* 地)關連起來。在一般的語言溝通中，要個別化與解釋一個人有怎樣的(*de dicto*)思想內容，這個人至少需要知道說他的相干概念能應用到什麼東西上，或者他的同伴將這些概念應用到（或者會應用）到什麼東西上，或者他與他的同伴用以表達這個概念的語詞應用到什麼東西上。這個主張的結果是：個別化與解釋一個人的 *de dicto* 態度的條件，涵衍了其他事物的存在：其他人，或者其他的東西。在這個意義下，無論是 *de dicto* 態度還是 *de re* 態度，兩者都不是普特南所謂的「狹義心理狀態」(OB, pp.153-154)。換句話說就是：根本沒有所謂的狹義心理狀態¹⁴。

不過，博之指出心理內容的個別化條件涵衍了其他事物存在的說法，有著嚴格的限制。首先，從個別化概念的條件來說，我們可以肯定，如果一個人生活在一個唯我論的世界裡，這個世界除了他之外沒有其他人、也沒有水存在，而且他也不知道水的相干性質或化學理論¹⁵，那麼這個人肯定沒有水概念。(OB, p.155) 因為，沒有任何的線索可以說明，這個人怎麼會獲得水概念，而他又要怎麼把水概念與其他的概念區別出來。雙生地球思想實驗能夠成立，就是因為我們在直覺上根據不同的環境因素，來決定說話者的語言（心理內容）的真值條件，評估說話者的信念的真假（比方說 O 如果在雙生地球上指著雙生水說「我相信說，那是水」，就表達了一個假信念）。如果 O 身處在唯我論的世界中，就沒有這樣的區別，讓我們在 O 說「我相信說，某物是水」時，評估他的信念是真還是假。

¹⁴ 普特南後來接受了博之的批評。見 'Introduction', in *The Twin Earth Chronicles: Twenty Years of Reflection on Hilary Putnam's "The Meaning of 'Meaning'"*, ed. by Andrew Pessin and Sanford Goldberg. Armonk, N.Y.: M.E. Sharpe, 1996, p.xxi.

¹⁵ Anthony Brueckner, Jessica Brown 等人指出，博之的這個說法，暗示說有可能在沒有其他人與沒有水的情況下，只要一個人能知道水的相干性質，就可以算是有水的概念。見 Brueckner, A. (1992), "What an Anti-Individualist Knows A Priori", *Externalism and Self-Knowledge*, ed. by Peter Ludlow and Norah Martin. Stanford, California: CSLI Publications, 1998, p.202 與 Brown, J. (1995), "The Incompatibility of Anti-Individualism and Privileged Access", *Externalism and Self-Knowledge*, ed. by Peter Ludlow and Norah Martin. Stanford, California: CSLI Publications, 1998, p.187. 這種情況在直覺上並不自然。不過我們或可設想一個唯我論的世界，除了沒有水、沒有其他人，還有其他夠多的東西，能讓一個人推論出可能有 H₂O 這樣的東西。故事的其他細節或許要非常複雜（譬如說這個人如何學會使用符號），才能讓這個情況變的可信。目前我們只能說這種情況在邏輯上是可能的。

然而，這不是說，當我有一個水概念時，我一定能由此推論出存在水這樣的東西或者存在著擁有水概念的語言社群。博之指出，邏輯上有可能說，一個人有水概念，但是他的環境中沒有水。我們可以設想一個可能世界，其中 O 與 O 的同伴有著共同的幻覺，以為水龍頭和河裡流著水。甚至，在 O 的語言社群中，某些科學家還從這些幻覺中，得出水是 H_2O 這樣的化學分析。在更一般的情況中（沒有水也沒有幻覺的情況），也有可能因為 O 的語言社群誤以為有水這樣的物質存在，而以理論描述的方式取得了「水」的應用條件，讓他們能將水概念與其他概念區別開來¹⁶。所以，我有水概念並不必然能讓我推論出水的存在，這也是為何命題態度無法直接做出存在推廣的原因。另一方面，邏輯上有可能說，一個人有水概念，但是他身處的環境中沒有其他人。博之認為，只要一個人的環境中有水，而此人與水有直接的接觸，並擁有一些關於水的基本真信念，那麼就足以讓我們能解釋說此人怎麼會獲得關於水的概念，甚至區別他的水概念並非雙生水概念(OB, pp.155-156)。所以，我有水概念也不能讓我直接推論說有其他具有相同概念的說話者存在。



¹⁶ 「燃素」這個語詞及其概念，就是實際的情況中發生過的例子。